

投考軍校的回憶

謝冰瑩

一個驚人的招生廣告

民國十五年的秋天，一個氣候溫暖的早晨，我正在想：要不要去看二哥？敲他的竹槓，讓我打一次好牙祭，忽然聽到工友叫我的名字，我連忙跑出來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電話！電話！快去！快去！」

「岡猛子，趕快來！我有好消息告訴你。」

真高興，從電話裏傳來二哥的聲音。

「什麼好消息？先告訴我嘛，好二哥。」

「不要囉嗦，趕快坐洋車來，我付錢。」

一聽說好消息，二哥又答應替我開車錢，太高興了，於是真的馬上叫了洋車向明德中學跑去。

「你看了今天大公報沒有？」

一進門，二哥就這樣問我。

車錢，車錢，先給我車錢再說！我故意逗他，其實我已經打發車子走了。

他遞給我大公報上的廣告一看，原來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（原黃埔軍校），第六期招收女生啓事。

「二哥，我要去當兵！」

「有這勇氣嗎？」

「有！有！」

「不怕死嗎？」

「不怕不怕！」

口裡答應着，眼睛在看廣告上的考試科目：

英文、國文、數學、三民主義、政治常識、地理、歷史……名額兩百名。報考資格：高中或大學畢業，或肄業學生，具有三民主義民族思想、勇敢、愛國……可惜我沒有把當時的報紙留下，記得廣告的大意是如此，文字可能有出入。

「我明天，就去報名。」

「不要性急，讓我先考考你的思想和常識，這是在報名的時候，他們就要問的。」

「第一，爲了國家民族，獻身國民革命；第二，爲了求男女平等……」

「哈哈；你原來是爲自己打算，還有第三嗎？」

「有，有，我不說了。」

正在這時，三哥進門來了。「今天是星期

天，我特地早點出門，想邀岡猛子，（也不知什麼緣故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三位哥哥都叫我猛子，大概因爲我的個性強，說話魯莽的關係。）來你這裏，我請你們去吃早點，打電話說她不在學校，我正在懷疑，這麼早，她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「三哥，我要從軍去了。」

我把手裡的報紙指給他看廣告。

「我也正爲這件事而來，岡猛子很容易衝動，凡事不仔細考慮，你想當兵，父母會答應嗎？」

「不答應也要去。」我堅決地說。

「二哥，你和她談過了嗎？」

「談過了，她去志已決。」

「我反對，岡猛子如果真的去當兵，性情一定會變得很壞，將來不能作賢妻良母。」

「我和你的看法不同，我覺得她假如考取了軍校，對她只有好處，她這麼愛好文藝，正開始學習寫文章投稿，她去從軍，一定有不少新鮮的有意義的材料，可以充實她的生活，還可以鍛鍊她的身體……」

「二哥，你要知道，她學的是師

範

範

範

範

範

範

範

範，明年暑假就要畢業去實習，當小學老師了，你贊成她去當兵，等於毀了她的前途。」

「不，不，我想這大好機會，正是幫助她創造美好前途，她在軍隊裡，一定會搜集不少可歌可泣的材料，對於她將來從事寫作，是大有幫助的。」

「我始終反對，如果爸爸和媽媽知道，還了得！」

三哥氣虎虎地說。

「爸爸不會反對，他曾教我讀木蘭辭，說她代父從軍，是個孝女，又會打仗。」

因為有了二哥撐腰，我的膽子大起來了，敢和三哥辯論。

「好，我們現在先去吃飯，回頭再討論這個問題。」

二哥一面說，一面站起來準備走。

這天早晨，吃的燒餅油條、油豆腐、粉絲、豆漿，是什麼味道，我一點感覺不出來，充滿了腦中和心裏的，只是明天去報名，投考軍校的問題。

報名

真沒有想到第二天朝會的時候，有外婆校長之稱的徐特立先生，突然訓話了，他把想要報名投考軍校的同學，痛罵一頓，他說：「你們在師範學校讀書，不但養得你們有吃有喝，書籍、筆記本，都是公家發的，每年還有兩套制服，冬天灰色，夏天白色，每月還有兩塊錢零用，你們比在家裡吃的還好！國家為什麼要這樣優待你們，

完全爲了要你們畢業之後終身獻給教育，培養幼苗出來！如今你們因爲好奇要去當兵，誰來做幼稚生、小學生的老師呢？」

（校長在臺上訓話時，下面有兩位同學悄悄地说：又不是全體去從軍，有什麼關係？難道革命不比教育更重要嗎？）

「我並不反對你們去投考報名，但是我要警告你們，考不取的，是絕對不准再回學校的，那時候，就得你們自己找出路。」——當然囉！

我幾乎要大聲說出來。朝會完了，大家議論紛紛，膽子小的就開始動搖了，我和翔霄姪，還有四位同學，決定第二天去報名。

「考不取，我們去當勤務兵總可以吧，萬一不行，我們去投考普通中學；至於錢的問題，到時再說，走一步，算一步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們要勇敢奮鬥才行！」

我好像在講演似的，她們五個人都不住地點頭說：「好，明天我們一塊兒去報名。」

真沒想到我們六個人都考上了，有一位大家叫她「鐵大姐」的，（原名周鐵忠）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她的程度很低，一筆歪歪斜斜的字，和小學二、三年級的學生程度一樣，誰也不懂她是怎樣考進來的，一進學校，就當了學生會的主席，說起話來，聲音很粗，像男人，開口打倒軍閥，消滅帝國主義，閉口完成國民革命，實現世界大同。幾年之後，才知道她是徐特立保送進來的，原來他們很早就是共黨同志了。

天下有多少事情不可預料，我考取了軍校，正在萬分高興的時候，不料還沒有進學校，就被

開除了。

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在長沙投考的人數，共有三千多人，他們本來規定只錄取男生一百名，女生二十名，後來經全體考生請求增加名額，取了男生二百名，女生五十名，不料到了武漢要舉行複試，淘汰一百三十名。大家聽了這個消息，一致反對，因爲我們都是下了最大決心，犧牲家庭，犧牲學業，甚至要犧牲生命，來投考軍校的；如今考取了，嫌我們湖南人太多，要想法淘汰，真是豈有此理！革命是全國男女老幼的事，參加的人越多越好，於是大家起來反對，立刻推舉十個代表出來，向校方請願。起初有人提議，男女各半；後來很多人反對，因爲男生比女生多好几倍，改爲男生八人，女生兩人爲代表。不知什麼人提議鐵大姐和我兩人代表女生，我極力反對，沒有人聽我的話，全體鼓掌，一致通過。

唉！誰知道惡運來到，十個倒楣鬼去請願，統統被開除。

這時候，幸虧二哥來武昌接洽政治部工作，我去找他，見面先流淚，他連忙安慰我：「岡猛子，不要難過，你還有一個機會參加考試的；不過你要改名字，改籍貫去考，這是從北方各省來的一批，他們的程度比南方學生低，因爲受軍閥的壓迫，不敢看三民主義一類的書，你們都看過，我相信你一定會錄取。」

「我改個什麼名字呢？」

我擦乾了眼淚問。

「冰瑩，你前次報名是鳴岡，是用的學名，現在用筆名，他不會知道是一個人。」

「籍貫呢？」

「北平。」

「可是不會說北平話。」

「傻瓜，你不會說你生在湖南嗎？」

「呵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他們要對相片的。」

「前次你的相片如果是正面，這次用側面；前次是側面，這次就用正面，不要穿同樣的衣服，就看不出來了。」

沒想到，這麼老實的二哥會教給他的妹妹說謊，我一面諷刺他，一面暗地裡高興。第二天，我真的去照了一張側面像，去報了「謝冰瑩，北平人，女師大附中肄業」。報名時，要對相片，那個中年人左看右看，他很懷疑，首先問我：「你該不是冒稱北平吧？為什麼說的完全是長沙話？」

「我爸爸在長沙做事二十多年了，我們兄妹都只會說長沙話，我是在長沙出生的。」

「我好像看見過從長沙來的一個女孩子被開除了，你很像她，是不是你又化名來考？」

「那怎麼會？世界上長得相像的人很多。她既然被開除了，還敢化名來考嗎？難道她不怕第二次開除！」我口裡雖然這樣說着，其實心裏早就在發抖了。好像做夢似的，發榜那天，我從最後一個看起，順着向前看，還有二三十個名字，我懶得看了，只聽得譚浩郁在叫我：「鳴姊，鳴姊，恭喜你，考了一個狀元，第一名！第一名！」「不要胡說，開什麼玩笑嘛！」我很生氣地走開，她把我拖回來看榜。果然是第一名，我真有

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過了半個月，由閱卷的先

生們傳出許多笑話：

問：「何謂三民主義？」

答：農民、工人、商人。

問：何謂施政三時期？

答：春、夏、秋。

問：何謂五胡亂華？

答：酒壺、茶壺、便壺，……

還有幾個有趣的問答，我記不起來了。
(摘自中華聯誼會訊)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讀者祇收90元。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 教授 著
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